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第六回 萬里馳驅辭敵國 一時更變見初心

詞曰：不自由，愁來人白頭，昔日貪娛多少，變成夢。
世態炎涼立見，實堪羞，可惱田家子，憑風流。

右調《思帝鄉》

話說田御史當日被聖旨拿下，你道為甚麼事情？原來為向日做布政的時節，有一項奉旨捐（蠲）免錢糧二萬餘萬，他私徵入己，戶部查出，上了一本，說他背旨欺君，因此奉旨拿下，發三法司勘問。當日田御史自知所為難辯，星夜差人回家，取銀到京料理。誰知昔年所蓄的宦囊，被田月生花費得乾乾淨淨，來人心急如火，此時田公子尚在揚州玩耍，家人又連夜到揚州，報與田公子知道。

田公子聞得此信，慌得手足無措，竟無計可施。京中差來的人，乃田御史心腹得力的蒼頭，見田公子弄得家中這般光景，因說道：「大爺行事，太沒主張，可惜偌大家私，廢個乾淨。如今老爺有性命之憂，現在刑部牢中坐著，難道大爺坐視不理，便罷了不成！」田公子道：「錢日生家，還欠萬金，你可拿去京中使用。」蒼頭道：「大爺所說差矣。錢日生家，原領老爺二萬萬銀子，連本利共有二萬五六萬了，如今只剩得萬金，拿到京中，數幹甚事！老爺私徵的錢糧，就該二萬餘萬，再要部裡使用，非五六萬不可。這件事，非同小可，若再遲些時，老爺的性命就難保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如今也沒有主意，但憑你罷了。」蒼頭道：「除了變賣田產，再無算計。如今一時怎有受主，事已到此，只得盡著去做，盡了老奴的心。若是做不來，也投奈何了。」遂即時到錢日生家算帳，果然只剩萬金。錢日生家發跡了二三萬之富，這萬兩銀子也不在心上，登時兌還了，清了首尾，便一兩不能挪移。田公子先打髮蒼頭回家變賣田產，自己要回家，因無顏見虞寶玉，故意遲延。

那老蒼頭到家，變賣田產，都是多說少成，急得暴跳，也無濟事，京中不能接應料理，部議將田華家產盡行籍沒入官，免死，發邊永遠充軍。聖旨依議。遂一面行文到浙江督撫，籍沒田華家產，一面押著田御史，赴北口外寧古塔地方充軍。可憐田御史半百之年，旨意難違，帶了夫人喬氏，只得前去。萬里長途，懷鄉去國，也是人生第一樁苦事，不必細述。

再說田御史的老蒼頭，見田產苦無受主，心中甚是憂悶。看官們，你道田御史家的田產為何沒有人買，只因官宦人家的產業，一則價錢大，二則怕事的多，惟恐成交之後，又來纏擾，所以一時變賣不來。這邊老蒼頭正在焦心，那裡部文已到，督撫行文府縣，將田御史一切家產，盡行入官。從前百萬之富，一旦化為烏有，滄桑之變，真不可料。田公子先前揮金如土，異樣豪華，如今弄得一無所有，比寒士更加不同。

看官們看到此處，畢竟說田公子就是籍沒了家產，不過窮丁罷了，怎麼連寒士也不如，此言太過。不知其中有個原故。你道甚麼原故？蓋那祖父沒得家私遺傳下來的，是生來貧窮，必能安貧窮之分，習貧窮之事，士農工商，各執其業。就是肩挑步擔的，也每日裡必去苦苦的掙幾升米，一束柴，回來養家活口。稍有餘錢，便去提著瓦瓶兒，沽些薄酒，或是父母妻子，或是三朋四友，猜拳行令，快活一時。雖是貧寒，尚有取樂的時候。惟有那富貴的人，暴窮下來最苦。你道為什麼苦？第一件，是手頭用慣了的，忽然沒得用了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二件，是怕羞，自己常常想道：我先前是怎麼樣一個家世，如今弄得這個模樣，怎樣去見人？就有幾個好親戚、好朋友，也不肯去相告，就是走路，要打從門首經過，也還要轉幾個圈兒。第三件，是做不得。先前富貴的時節，終日安坐而食，物事到口，要滋味調和，稍有不好，便嫌長道短，偶然勞碌，便說有病服藥，每日裡嬉嬉笑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動也不動，還說是身子不快。如今一窮了，真是扶輕不得，擔重不得，奇苦萬狀。第四件，是行不去。如今貧窮的人，稍知禮體，雖手中乏鈔，親戚朋友，鄰里鄉黨處，典衣當裳，偏要去勉強做個人兒。惟有富貴的人，自己若以為千秋萬世常享此業，再不得落薄的了，所以每每在親朋鄰里面上極其惡薄，一到自己窮了，親朋鄰里念昔日之情，方且快心，那裡還去理他。所以說的話，做的事，件件行不去了。

田公子昔日有錢時候，聽了這班壞人的指撥，豈有不犯四件弊病的理，今日霎時貧窮，便支持不住，因與鄭羞花說道：「我們如今要回杭州去了，你可同我回去。」鄭羞花道：「你這個人好笑，你如今自己難顧，還要思量我同你去，我老實對你說了罷，我也不是寡婦，我是那姓仇的和那姓翟的借來陪你的，我是門戶人家，你要我回去做甚？你如今銀子完了，令尊又被朝廷拿問，難道還有甚麼勢力來壓服我？你今若不早早送我回去，自然有人來告你，那時你的體面，還要大丟了哩！」田公子聽得這一番言語，氣得手腳都是冰冷，慌忙來問仇翟二人。此時仇翟二人每人所得，各有萬金，一聞田御史的信息，久已不別而行，回杭州去了。如今富貴人家的子弟，出來結交朋友，只道一時熱鬧，不辨好歹，不曉得有興的時候，他來趨附奉承，到得敗興事來，一個個高飛遠走。不但可歎，亦且可恨。田公子此時才知仇翟兩個是沒良心的壞人。正在惱悶，只見殷卜凌阮四人來說道：「我們來說一聲，都要去了。」田公子說：「你們都回去了，丟我一人在此。」殷大等說道：「我們各人都有事，那裡顧得你。銀錢是仇翟二人賺去，我們是白白在此陪伴了兩年，連忙回去，還算遲哩！」口中說著，也不等田公子開言，各人將行李搬運而去。

殷大等人才去得，又只見可郎進來說道：「門首有綢緞店並各鋪戶，在外面討帳，立時都要哩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叫他們到錢日生家支銀罷了。」可郎道：「錢日生家前日算了帳，還清我們的本錢，連我們去，門都不許進了，還要思量他抬架帳目，大爺好不見機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般說，怎麼樣好？」可郎道：「我們今日明日也是要回去的了，不如把這些傢伙什物，准與他們罷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隨你去分派罷了。」看官要知，尋常人家傢伙什物，能值幾何，只因田公子從前有錢，是奢華不過的，所以傢伙什物都是重價錢買的。眾鋪戶見田公子實在沒銀子，傢伙什物又好，各人只得估計帳目多寡，分散了，叫人扛抬而去。

鋪戶才去，鄭羞花的母親帶了一乘小轎，來接鄭羞花回去，田公子道：「你令愛是嫁與我的，我如今要帶他回杭州去，你怎麼來接他？」那老婦人道：「我家羞花，是我自小用買價來應門戶的，家中有多少人口，看著他吃飯穿衣。你們這裡有一個姓仇、一個姓翟的，立有筆帖，講過暫時接來，伴你些時，回杭州就要還我女兒的。我又不曾立文契賣與你，又沒有立婚書嫁與你，為何要帶他回去！現在筆帖在此，是你家姓仇姓翟的親筆寫的，難道不認得？」田公子接來一看，筆帖上寫著道：

立筆帖人仇人九、翟有志，今因田公子要當包妓眷一名，今接得鄭羞花前去，言定回杭之日，即便交還。田公子并無買價，日後不得借口。今恐無憑，立此筆帖存照。

田公子看完，直氣得頭眩眼花，因說道：「我是三千兩銀子買你家鄭羞花的，為甚麼說並無買價？」老婦人嚷道：「誰見你三千兩銀子？若有銀子，你家這兩個人，為何不寫在筆帖上？你快快把人交還了我，便罷了，若是不肯，我就去官司告理。」田公子見筆帖上寫得明白，老婆子又甚凶狠，只得叫鄭羞花回去。此時田公子尚有個留戀之意，那鄭羞花毫不介意，把他平日所穿的衣服，所帶的首飾，盡行收拾一個乾淨，欣然上轎而去。

當初田公子來的時節，是何等熱鬧，如今錢財花費已盡，人都散去，只有了可郎一個在身邊同伴。田公子因與可郎說道：「我們今日可回去麼？」可郎道：「怎麼不回去，在這裡做甚麼？方才房主人著人來討房子，催逼幾次了，今晚就來鎖大門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快些回去，省得又來催促。」於是把行李收拾，交還了房子，尋了一隻小船，並不是從前的座船，也沒有從前的吹打，主僕二人，往杭州回去。這正是：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回想從前，悔之已晚。

過了五六日，到了杭州，田公子與可郎起岸，挑了行李，回到府中，只見大門上十字叉封皮兩道，緊緊封鎖，原來奉旨籍投家

產，地方官把房子久已封鎖去了。田公子進退無門，並不知妻子虞賽玉到那裡去了。立了一會，可郎去問旁邊鄰舍，鄰舍道：「你家大娘，在南首轉彎一宅小房子內住著，前日按察司虞老爺家差人來接，大娘不肯回去。你家公子就去了這兩年，也太遊蕩了。」可郎道：「不消說起，多謝指引。」回來對田公子說知，田公子道：「這是我自己該死，好好把自己的妻子撇下，偏去與那淫妓鬼混了兩年，銀錢用盡，到底成空。如今怎麼見我妻子的面？罷，罷，罷！說不得了，只得前去相見了，再作道理。」

當下同了可郎，轉過南彎，走到前邊一問，旁人道：「這家便是。」田公子走到門前，立住了腳，聽一聽，只聽得裡面有紡織之聲，輕輕地推開了門，走進去。只見虞賽玉同了舊時的兩個使女，在那裡紡織。田公於走近身邊，叫道：「娘子，為何自己在這裡紡織？」虞賽玉見是田公子回來了，下了機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回來了。」並不多言。看官們知道，如今人家的婦人，若是男子漢淘了氣出去，在外面遊蕩了兩年，把銀錢費盡，今日回來，見了面，不知有多少惡言惡語。虞賽玉卻只說個「回來了」三字，並不多言，這一種幽閒貞靜之態，迥出尋常。且虞賽玉是宦家小姐，見事體一壞，不肯歸寧，以紡織為生，此等有志氣的婦人，真正難得，能不令田公子愧死！閒言休敘，當下兩個使女，見主婆起身，也就去整頓茶飯。田公子見妻子如此賢慧，也就改容相待。虞賽玉只說目下家常，並不提起從前之事。後人看到此處，有詩一首，贊虞賽玉道：

懿範遙思最可親，幽閒貞靜本天真。

眼前若得虞娘子，愧死閨中惡婦人。

田公子回家，頗有自悔之意，只是俗語說得好，到得識秤，又無肉賣了。田公子到得悔恨，又無銀錢。可郎一日從外邊進來，對田公子說道：「如今仇翟兩家，甚是發跡了，買房子，買土地，好不熱鬧興頭。他的銀子，都是賺的我們家的。」虞賽玉聽得，說道：「這是你們自己不是，不識人，送與他們賺的，還要提他做甚？如今，只要自己努力上進，自然有時運來的日子。別人家有得，何必去問他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可恨他兩人，把我多少銀子都浪費了，如今他賺錢受用，我倒受窮。我如今有個道理在此，叫他還我一半兒方饒他。」只因一個算計，又惹出多少風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把無限世情，曲折道盡。我願普天下人家子弟，把此回每日細讀，奉為守身至寶。恐父兄師長教訓，未必如此痛快也。拍案叫絕。